

塞罕坝三代民兵接续守绿护林——

从“一棵树”到“一片海”

■王赫

盛夏的塞罕坝，林海苍翠连绵。塞罕坝，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最北部，蒙古语意为“美丽的高岭”。然而，与美好的寓意相反，这里曾是“黄沙遮天日，飞鸟无栖树”的荒漠沙地。为了阻挡沙地南侵，改善生态环境，国家决定建设林场。1961年，原林业部干部刘琨带队考察塞罕坝全域。当时，他们在坝上苦寻3天，终于发现一棵落叶松。刘琨激动地说：“今天有一棵松，明天就会有亿万棵松！”次年，来自全国18个省份的100多名农林专业毕业生与当地干部

职工一起，组建塞罕坝机械林场，拉开拓荒序幕。林场建起来，民兵队伍也随之建立。从此，塞罕坝民兵便与这片林子同呼吸、共命运。2021年8月，习主席在塞罕坝机械林场考察时强调，塞罕坝林场建设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艰苦奋斗史。时光荏苒，如今塞罕坝从当年一棵树变成万顷林海，从荒漠沙地变成世界最大人工林。60多年来，三代民兵把根扎进土地，他们的事迹，是塞罕坝精神生动的注脚。在夏日灿烂的阳光下，笔者走进这片林海，走近民兵群体，聆听他们那些关于坚守与传承的故事。

冻土里走出的路

塞罕坝林海深处的月亮山脚下，一座老旧的护林哨所早已废弃，墙皮剥落，窗棂斑驳。

7月20日一大早，86岁的老民兵赵长山坐在哨所前的石阶上，眯着眼望了望远处翻涌的林海，又低头看看自己手上拿着的那双磨穿了底的胶鞋，习惯性地把鞋底往石阶上蹭了蹭，像年轻时一样。

1962年冬天，赵长山就是穿着这样一双胶鞋，走进了塞罕坝。那年他22岁，刚从部队退役回到围场县，听说坝上要建林场招募建设人员，他毫不犹豫报了名。

赵长山记得，出发那天，天还没亮，母亲往他背包里塞了3个窝头和一双新纳的布鞋。“坝上冷，多穿点。”母亲说。赵长山背着背包走出村口，母亲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，一直望到他消失在山梁的那一头。

到了坝上，他才明白母亲那句“多穿点”是什么意思。塞罕坝最低气温零下43.3摄氏度，年平均温度零下1.3摄氏度。“渴饮河沟水，饥食黑莜面。白天忙作业，夜宿茅窝间。雨雪来查铺，鸟兽绕我眠。劲风扬飞沙，严霜锁被边。”赵长山回忆说，这是他们那代人经常挂在嘴边的话。然而，相较于艰苦的生活条件，如何在高寒高海拔地区造林，是摆在他们面前最大的挑战。

因缺乏在高寒地区造林的经验，第一年栽下的树苗成活率不足5%，第二年不足8%。接连不断的挫折反而激起造林人更加高昂的斗志：外地调来的树苗“水土不服”，就自己育苗；国外引进的植树机不适用，就自己改造……

1964年春天，塞罕坝迎来转折点——“马蹄坑大会战”。那一次，全林场奋战数日，造林516亩，成活率超过90%。

除了植树造林，赵长山还有另外一重身份——民兵。林场建起来不久，民兵队伍就扎下了根。赵长山被编入塞罕坝民兵班，成为第一代塞罕坝民兵。从此，他有了两份责任：手持铁锹，翻土、挖坑、栽树苗；肩扛镰刀，开路、巡山、护林海。

当时巡山没有路，第一代民兵硬是用脚走出了一条条巡山路。

赵长山记得很清楚，那是1965年的冬天，雪下得特别大，有的地方雪深到腰。巡逻路上，民兵们背着干粮和水，走一步陷一步，拔出来再迈下一步。走不了多久，鞋里就灌满了雪，脚经常被冻得没了知觉。饿了啃冻窝头，窝头硬得像石头，咬一口咯牙，得先在怀里捂一捂才能啃动。渴了抓把雪含在嘴里，等化了咽下去。赵长山说：“那会儿只有一个念头，人能活，树就能活。”

塞罕坝的林子长起来了，赵长山也从一名普通民兵，成长为民兵班长。他带着新来的民兵巡山、值守，把自己的经验一点点传下去。他回忆说：“带领新民兵巡山走的还是第一代民兵走出来的那些路。路没变，但树渐渐多了。”

到了1982年，塞罕坝的树林面积扩大到96万亩，实现了从茫茫荒原到绿水青山的跨越。那年，赵长山42岁，头发已经开始泛白。他站在山顶上，看着眼前的绿色，回头对身边年轻的民兵说：“你们看，这绿咱们种下了。”

赵长山仍然记得最后一次以民兵身份巡山。那天，他穿着那双磨穿的胶鞋，走了整整一天。天快黑了，他坐在一块石头上，望着山下翻涌的林海，坐了很长时间。下山的时候，他把望远镜摘下来，擦了擦镜片，轻轻地放在了一块石头上。“该交班了。”他说。

望海楼守望的光

月亮山海拔约1900米，是塞罕坝林区的制高点之一。正因为地势高，视野开阔，它成为整个林场防火瞭望体系中极其重要的地方。

清晨，月亮山从浓雾中慢慢醒来。第一缕阳光越过山脊，最先照到的是山巅上那座灰白色的望海楼。

楼顶的瞭望层，玻璃窗反射着淡金色的光。一个穿迷彩服的身影站在窗前，举着望远镜，一动不动。阳光勾勒出他的轮廓，影子落在地板上，拉得很长。

那是民兵刘军。18年来，每天早上都能在这里看到他的身影。

1998年，随着林场规模的持续扩大，管护压力也日益增大。防火战线越拉越长，仅靠人力巡山已然不够。为此，林场设立正规的防火检查站、规范瞭望制度、组建专业扑火队，管护体系开始向正规化、体系化迈进。

与此同时，第二代民兵接过了前辈的守护责任，组建成立塞罕坝民兵连，这标志着塞罕坝民兵从分散的护林力量走向正规化编组。

刘军就是其中一员。1992年，20岁的刘军作为“林二代”进入林场，他从小在林场长大，听得最多的话是“树是命根子”。

1998年，地处偏远但位置重要的四道沟梁头检查站成立。那里海拔1800多米，早期检查站只有3间平房、一根木杆，方圆十里不见人烟。“派谁去？”在林场领导选人危难之际，刘军主动请缨，和妻子王娟一起驻守检查站。“知道不好干，但总得有人干。”刘军说。

检查站的工作枯燥而琐碎，但他时刻提醒自己，“一切为了林子”。

此外，检查站的生活条件也十分艰苦。站里没有水井，吃水需要到山涧里挑。1998年冬，雪大路滑，刘军挑水返回时摔了一跤，脸磕破了，水桶滚下山沟。回到站里，妻子见他浑身泥泞和血痕，眼泪唰地下来了。从那天起，为了省水，爱美的王娟十天半月不洗一次头。检查站全年无休，没电视、收音机，更没手机，只有一部不能私用的工作电话。日子枯燥寂寞，连糊糊的报纸刘军都读了许多遍。孩子被送到姥姥家，留下几张照片，夫妻俩翻了又翻，怕磨坏就藏在信封里，想得厉害才拿出来看看。

刘军是第二代塞罕坝民兵的缩影。和他一样，还有很多民兵分布在各个检查站和巡护路线上。第二代民兵的装备比第一代有了明显改善。摩托车代替了双腿，对讲机代替了喊话，望远镜精度更高了，但不变的是那份坚守。

一晃，刘军夫妇就坚守了5年。2003年，随着检查站扩建和交通条件改善，四道沟梁头不再设检查站，刘军转为一名护林员。2008年，林场小光顶子山望海楼值守

的夫妇退休，急需新人顶上。林场领导找到刘军夫妇，他们把女儿送到寄宿学校，一头扎进那座海拔1920多米的望海楼，2018年又转战月亮山望海楼。

刘军夫妇刚到望海楼，住的是两间砖砌平房。寒冬腊月，外面下大雪，里面下小雪，西北风顺着木窗缝呼呼往里钻。但是，生活的艰苦并没有影响他们守护林海的决心。

后来，塞罕坝所有望海楼条件大大改善。与生活条件一同提高的，还有夫妻俩的工作经验。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火情瞭望工作，成就了刘军“千里眼”和“活地图”的绝活，辖区哪里是火险高发区，哪里是瞭望死角，他掌握得一清二楚。

于成也是第二代民兵的一员。他初到望海楼时，工作生活条件也十分简陋——两扇木板门，晚上大风一刮就咣当作响；冬天太冷，菜必须放在炕上，否则第二天就冻得梆梆硬。“那个时候，24小时之内你只要是上来就没有闲着的时候。”于成说，“每15分钟，就需要向值班室报一次情况。”回忆起这些，他语气平静：“接过父辈的接力棒，就要像他们一样守护好林海。”

从刘军到于成，无数与他们一样的第二代塞罕坝民兵，把青春融进了这片林海。装备在变，生活条件在变，但那种“盯住了、守住了”的信念从未改变，正如一束光，跨越寒暑晨昏，冲破山野浓雾，照亮万顷林海。

指尖上俯瞰的绿

盛夏清晨6点，月亮山望海楼的灯准时熄灭。值班民兵揉着发酸的眼睛换岗下楼，迎面碰上正在山顶平台调试设备的彭程。

25岁的彭程是民兵无人机操作手，他打开背包，一架四旋翼无人机安静地躺在里面。这是彭程今天的第一趟巡护——从空中看一眼他守护的那片林海。

彭程的爷爷和父亲都是护林员，也同为民兵。三代人，一片林，到了他这里，手里握的不再是铁锹和望远镜，而是一个巴掌大的遥控器。

“启动自检、卫星定位正常、图传正常……”他低声念着，手指在屏幕上滑动。无人机嗡嗡着升空，朝月亮山北坡飞去。透过屏幕，整

片林海尽收眼底——晨光中，樟子松的树冠连成一片墨绿色的绒毯，白桦点缀其间，像洒落的银箔。彭程盯着屏幕，不放过任何一个异常信号。

2026年，塞罕坝“二次创业”3年行动迎来收官。林场发展重心已从单纯增绿转向科学提质。伴随这一转变的，是管理、巡护装备、技能的升级。

在塞罕坝机械林场森林防火指挥中心，民兵孙杰紧盯监测大屏。“以前巡护靠走，防火靠歇。”他向笔者介绍，如今，林场已建成“空、天、地”立体化预警监测体系，林火监测覆盖率达到100%。结合卫星热点监测、探火雷达、雷击火监测、无人机空中侦察和人工瞭望巡护，防火能力实现质的飞跃。

彭程的无人机巡护，就是这套体系中的一环。2025年夏天，塞罕坝遭遇了一场罕见的雷暴天气。闪电击中一棵落叶松，火星溅落，雷击火监测系统第一时间捕捉到异常，指挥中心大屏跳出红色警示。彭程接到指令后，3分钟内操作无人机起飞，飞向目标区域。

热成像镜头下，一个直径不到半米的燃烧点清晰可见。彭程同步将坐标回传，地面扑火队20分钟赶到现场，在火势蔓延前将其彻底扑灭。从发现到处置，全程不到半小时。“这样的情况要是放在爷爷那个时候，靠腿跑、靠嗓子喊，等赶到的时候火势可能已经很大了。”彭程说。

除了防火，病虫害防治也是第三代民兵的重要任务。以前主要靠人工喷洒药剂，凌晨两三点就得起床作业。如今，直升机一个架次就能喷洒800公斤药剂，覆盖2000亩林地，两三天就能完成全场病虫害防治任务。直升机覆盖不到的地方，就用无人机洒药。科技不仅解放了人力，更提高了作业效率和绿化质量。

不久前，塞罕坝民兵连组织了一次森林火灾扑救综合演练。彭程操控无人机升空，在高空锁定“火点”坐标，实时回传指挥中心；地面民兵分队驾驶灭火坦克迅速前出，按照无人机提供的精准坐标展开扑救。从发现到扑灭，全程不到40分钟。

演练结束后，彭程收起无人机，站在山上，望着脚下翻涌的林海，眼神坚定又自信。



图①：20世纪80年代，林场员工进行开荒造林的场景。
图②：第二代民兵在望海楼值守，时刻瞭望林场情况。
图③：第三代民兵实地采集林场数据，研判生态环境。
图④：第三代民兵通过立体化预警监测平台监测环境。

受访者供图
版式设计：王秋爽

笔者手记

月亮山上的灯

■王赫

月亮山上的灯又亮了，这是我在塞罕坝的最后一个傍晚。

从望海楼的窗口向外望，整片林海在暮色中铺展到天边，松涛声层层叠叠地涌来，像岁月在轻轻翻页。一盏灯在最高的地方亮着，不大，也不刺眼，但足够远。远到能照见64年前的荒原上，一群年轻人踩着没过膝盖的雪，把树苗一株一株地栽进冻土里。

有时候我会想，“信念”这两个字，到底什么意思？我想这里就有答案。它不是用来喊的，是被人一步步走出来的，是用时间磨出来的——赵长山磨穿

了底的胶鞋、刘军写了多年的瞭望记录本、彭程手中那个轻巧的无人机遥控器。三代人，三种姿态，守着同一片林子。林子长在，人在变，装备在换，但那颗心始终没变过。

我常常问自己，到底什么是“扎根”？我在这里也找到了答案——铁锹一锹一锹翻下去，扎进土里，就是扎根。望远镜一天一天举起来，把眼睛钉在林海，也是扎根。无人机一遍一遍飞过天空，把视线延伸得更远，同样是扎根。地不同，方式不同，但只要心没离开，根就在。

64年，塞罕坝的树长高了，望海楼的楼新建了，守林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。但这盏灯，始终亮着。没有褪色，也不会生锈，只是一代一代地传下去，像火种，像松涛。

64年前的荒原上，第一代民兵点燃了第一盏灯，那是希望；64年后的今天，第三代民兵点燃这盏灯，那是传承。灯还是那盏灯，山还是那座山，只是林子更密了，路更宽了，守护它的人，更多了。

明天，月亮山上的灯还会亮，后天也是。只要林子，灯就不会灭。

